

美食难忘

卷菜、糟余以及腊余

□ 沈嘉禄



红烧青鱼蝴蝶

春节期间在苏州吴江宾馆住了三天，在吴江博物馆看了几幅唐伯虎的画，在南岸村体验了一把“晒年节”，又去宋代的垂虹桥遗址拍了张照片——期待中的鹅毛大雪迟迟不到，气温倒窜升到了二十多度，路上都有美眉穿短裙了。然后，在宾馆品味了几道老苏州的妙馐。

第一道是红烧青鱼蝴蝶。“蝴蝶”是什么东东？取自鱼头后面、腹部前面的一对划水鳍，这在一般厨师看来就是厨余垃圾，直接扔掉，但在国家

级烹饪大师徐鹤峰先生手里就是“黄金边角料”，可以做一道好菜。

取青鱼身上的这一段，当然要留点根部的活肉，只需葱姜水和调味料，简单烹饪一下即成。难在火候的把控上，两分钟即可出锅，时间一长就老了。浓油赤酱，鲜嫩异常。这道菜没多少肉，纯粹是吃吃“白相相”。

“蝴蝶”在苏帮菜里与其说特指食材的某个部位，不如说是一种形状。用猪肉身上的关节，也可做成一道“玉蝴蝶”。看上去十分肥腻，其实是用关节的软组织烹制的，一点也不肥腻，嚼起来有软硬劲。

第二道是腊余青鱼头尾。青鱼头尾，以前在一般本帮馆子都是红烧的，这只菜原属徽菜，后来融入本帮菜，浓油赤酱，酒饭两宜，价廉物美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。现在或许足够大的乌青难得，又因为重火功，费时间，利润薄，一般饭店不愿意做。何不炒几盆虾仁？一分钟搞定一盆，钞票赚得轻轻松松。

这道是徐鹤峰大师应我的要求做的，我本来想吃糟青鱼尾巴，他偏要秀一把，来道腊余！

什么是腊余？徐大师解释：传统的糟中加几片腊肉就是了。我不解：腊肉一加，汤色岂不变成红茶色？

徐大师呵呵一笑：“大家印象中的腊肉都是枣红色的对吧？其实在腊月里腌制的咸肉，都可称之为腊肉。我用的是这种风干咸肉”。

热气腾腾的一大碗腊余上桌，大家拍手称美。我挟了一条青鱼尾巴试味，哇，太嗲了。

请教徐大师，探得秘方：先腌后糟的青鱼尾巴，竖向改成三四条，在清水里洗净待用；腊肉先用轻油煎过，然后加冬笋片烧汤，只需清水，不必鸡汤，要是有天落水，倒也可以一试。然后将鱼尾滑入锅内，煮两分钟断生即可。清清爽爽，糟香浓郁，鲜嫩无比。汤底留下可以加一碗水面，味道也是极好的。

第三道是知名度比较高的煎糟青鱼肚当。以前我写文章介绍过，也被人家抄过作业，但一般饭店里都做了不像样。在此恕我不复赘言了。

一桌子十几个吃货，需要两段。妙的是盘子两头各堆了一团现炒的豆腐，不仅赏心悦目，而且肥嫩上口。

第四道是青蒜卷菜。卷菜，又分汤卷和炒卷两种，徐大师烹制的这一盘，似汤非汤，似炒非炒。从四条十多斤重的青鱼中取来足够分量的肠子，洗净后剪成半尺长，青蒜焗香，将鱼肠快速入锅，颠几下就成了。鱼肠断生时出锅，不可久留，顶上堆一团炸脆的姜丝，好看，解腥。

“吃了青鱼肚肠，忘记亲爹亲娘”。民间的这句俚语，已经说明鱼肠的诱人了。

苏州人会吃，所以出了一个周瘦鹃，后来又出了一个陆文夫。

旅途情思

鲁迅故里漫记

□ 凡生



鲁迅故里是去过的，10多年前。其时，我们在咸亨酒店用罢午餐，朋友随后陪同，一路走马观花。鲁迅故里，闻名遐迩。沿途街区景色，也是风情别具。

前不久我又一次来到鲁迅故里，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再一次感受先生当年的生活情境，心虔志诚……

鲁迅故里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上，是鲁迅诞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土。鲁迅故里有周家老台门——建于清乾隆年间(1711年—1799年)，是鲁迅祖辈世居之地。它坐北朝南，青瓦粉墙，砖木结构，由门厅、大厅、香火堂、座楼等组成，是绍兴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台门建筑之一；鲁迅故居—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(1796年—1820年)，连后园即百草园在内占地4000平方米。1881年9月25日，鲁迅出生在这里，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
还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了“百草园”，那是我躲在阁楼上看过的《朝花夕拾》。阁楼上有一父亲藏着的一包书刊杂志，我时常偷偷打开。《朝花夕拾》里面有一篇文章，即为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

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……”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……”

有好几个夜晚，我梦到过赤练蛇……到达鲁迅故里，已近下午一点，想不到这寻常日子，依然熙熙攘攘，人流如织。我没有按部就班依次游览，而是直奔百草园。“……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”百草园早已不因“园子大而显得有些荒凉”，一大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“草”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。我沿着“短短的泥墙根”寻寻觅觅，耳边仿佛响起了“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”。断砖是找不到了，也就不会见到蜈蚣……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，游客摩肩接踵，川流不息，不时有声音传来：“看见了吗？”“桌子上真刻着一个‘早’耶！”“早”字有来历，相传有一天，鲁迅上学迟到了，受到塾师的责备，他用小刀刻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“早”，以此来督促、提醒自己不要迟到。

我情不自禁地踮起脚尖，隔着窗棂寻找，可惜不知是角度还是光线原因，没能看清清楚楚……

三味书屋保管得十分完善：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，中间挂着一块匾：三味书屋，为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题；匾下面是一幅画，画上一只肥硕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鲁迅12岁开始来这里读书，前后长达约五年的时间……

小园子自然去了，“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”这个园，已成为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、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。

不知不觉跟上了同游的几位朋友，原来已到了出口处。出得门来有卖茴香豆，店旁有一块牌匾——孔乙己吃茴香豆。孔乙己当年在此吃茴香豆？不觉莞尔。“温两碗酒，要一碟茴香豆……”……回字有四样写法，你知道么？”心里突然有一种买上一袋茴香豆的冲动……

前面是一座小桥，桥下方有个游船码头，码头上停泊着几条小船。游人业已排起了长队，等候着登上这种用脚“蹬”的乌篷船。

“我们的船向前走，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，都装成了深黛颜色，连着退向船后梢去。”我眼前依稀闪现《故乡》的情景。“老屋离我愈远了；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……”

鲁迅先生是从这里上船的吗？不由迫不及待，跃跃欲试……

身边景观

春天，申园的约会

□ 王士雄

虽说，申园建成亮相才三年，然而，这座表现江南之态，传递江南之魂的园林，诗意浓郁，巧夺天工，古色典雅，已逐渐成为沪上“不容错过”的打卡地。妻已三顾茅庐，百看不厌，我也连续两年前往，赶上春天的约会，领略了江南自然和艺术的完美体现，感受着明清建筑风貌的鲜明气质。

申园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园中园，以我陋见，整个设计建设既遵循了传统园林的基本格局，讲究人与自然的生境，画境和意境，按“境由心照，园为心居”，仿古明清时期的建筑特色，将大殿、楼堂、亭台、堤桥、假山及绿植、花草、湖景等融为一体，重点构建了《曲韵天香》《玉堂春满》《古柯晚渡》《荷风鱼乐》等八大景观，独具匠心，意境见长，移步换景，变幻无常。同时，还推陈出新，力求在现代时空里，倾心营造层次丰富的园林意蕴，让人们充分了解江南古典园林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。

走的是南门，迎面杜鹃坡，松树成林，山林亭趣，清幽景致，林下栽满近四十种杜鹃，高低错落，迂回曲折。每当杜鹃花开，寒意渐退，四季更迭，挡不住春天的脚步，翩翩而来，你会感受到春意盎然的《醉红映霞》，处处是姹紫嫣红、繁花似锦的浪漫。

在杜鹃坡背后，莲池东畔，用五千吨太湖石，堆叠一个巨大的假山，石蹬穿云，佳木葱茏，山前瀑布飞流直下，石间泻

于多级小瀑，泉水叮咚，我穿行在假山有洞，云间洞天，忽然发现，洞口一缕阳光射入，顿觉点染春色，我宁静淡然，心向往之，默默地赞叹《松石泉流》之美。

眼下，江南“醉美梅花季”，别有一番情趣。东园和西苑的空间，以梅、石为墨，各种梅花竞相芬芳，清清的水池畔，定时喷射一团团雾气，瞬间，四周的花草、楼宇呈现在烟雾朦胧里，仿佛仙气缭绕，我留意盛开的红梅最艳，还有白的、粉的，行人经过，一路幽香，红梅环绕着亭台水榭，流枝缀玉，随风摇曳，构成了优美的“有心画，无字诗”。“快拍，快拍”，听到游客的欢呼声，我也情不自禁，打卡赏梅人，置身其间，如入画境。

来到北山的《秋江落照》区域，以秋色叶自然山林为特色，顶峰一览亭，是申园的制高点，我站在绝佳处，鸟瞰四方，一下子，领悟那种旷达闲适的心境，那种高隐观远的意趣。北见黄浦江；西南上海期盼的双峰“高山”正拔地而起；南面丹枫湖一带的《烟雨蓬莱》，建有“蓬莱”“方丈”“瀛洲”三岛，寓意传奇的神话色彩，海上三仙山，笼罩着轻轻水雾，自然飘逸。湖畔亭榭曲桥，楼廊假山等神来之笔，尽收眼底，整个园林风采雅韵，风光无限，令人荡漾着醉人的春光，满园的春色。

位于东北角的“双照亭”前，一双双，一对对合影者，冲着



美妙的寓意，情深深，意绵绵，“难得好心情，阿拉凑热闹，也留个影”，妻见景生情，“好哒”。我见一群人走来，特意挑一位背相机的男士，“谢谢依帮个忙！”说来这位帮助拍照的好心人，挺像专业摄影师，半弯腰，摆架势，选角度，笑一笑，我们徜徉在诗情画意中，忘记了时间的流动，那是园艺的盛宴，那是春天的惬意，那是生活的向往。

艺家小记

按捺不住的冲动

□ 童孟侯



黄阿忠的餐巾纸油画《船》

有一天舒伯特教完钢琴课回家，只见旧店门口有个穿着破烂的男孩，手拿一本书和一件旧衣服，想出售，换点钱。并不富裕的舒伯特掏尽身上所有的钱，和小孩交换了那本书。拿起一看，德国作家歌德的诗集，随手一翻，翻到《野玫瑰》：“少年看见红玫瑰，荒野上的红玫瑰，多么娇嫩多么美……”他顿时被诗句打动，随之涌来的是起起伏伏弹弹跳跳的音符，舒伯特匆匆回家，立刻把脑海中的音符写下来，一首脍炙人口的曲子《野玫瑰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
这是一种艺术冲动，不是在麦当劳吃了一个蛋筒冰淇淋，觉得好吃，“再来一个”的那种冲动。食欲的冲动，人人都可以冲。艺术的冲动却是一种积累，一种爆发。你会作曲，你未必会灵感突现；你不会作曲，怎么会在五线谱上有什么填写“小蝌蚪”的冲动？

黄阿忠和朋友一起到葡萄牙的波尔图海边喝咖啡，看着湛蓝的海天，看着起伏的波浪，看着闪金的沙滩，突然，他有了灵感：何不在这浪漫的地方作画？哦，灵感来了，往往是千军万马呼啸奔腾，挡都挡不住。他立刻从包里拿出一个微型的水彩颜料盒，立刻问服务员要了一杯清水，可是，还缺画纸，把画作在哪里？总不见得画在餐桌上。可是，餐桌上有纸质的东西：餐巾纸。何不试试看，就在餐巾纸上画画。

餐巾纸不是光滑平整的，而是皱皱巴巴的，拉一拉，它还有松紧还有弹性，纸上面甚至还有细细的布纹。黄阿忠

开始画画，那餐巾纸有时候会绊住画笔，有时候又会打滑，很难掌控。黄阿忠觉得这是一种尝试，餐巾纸上作画肯定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效果。

服务员和游客都过来看黄阿忠画画，他们觉得这个喝咖啡的画得真是有趣，他们不知道他是中国著名画家、美院教授。不一会儿，十多幅餐巾纸画完成了，围观的人纷纷鼓掌。

他把这些特殊的画带回上海，请人像裱国画那样裱一裱，纸面撑开了，平直了，并且非常挺括。黄阿忠的朋友和学生听闻后，赶到阿忠画室看画，当场，一半的餐巾纸画就被来客收藏了。

我不由想起另外一种按捺不住：到旅游景点去，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，总会看到有人忍不住掏出刀子刻在墙上、在树上、在石壁上随意琢刻：“张小轩到此一游！”“萍萍我在这儿等你！”“阿甜我爱你！”他也晓得这是在破坏文物和古树，他也知道他将遗臭万年，但是实在是按捺不住。冲动有时候是骏马，有时候是魔鬼。这当口，道德大叔在哪里呢？教养大婶跑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出来阻拦一下，夺下他的小刀？

作家王朔说过：“有的人能够冲而不动或一生仅仅冲动那么一两次，有的则乱冲乱动，平均一天冲动数十上百次，且依然不知疲倦。”我相信，那个乱刻乱画的小伙子到了下一个景点，依然会掏出小刀子来，因为他“不知疲倦”。